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他无惧生命的结束 因为种子

那个总是在工作、总是在奔波、总是憨厚笑着的钟老师，走了；那个总是想着他人、总是想着国家、总是想着未来的钟老师，走了。

“你是一粒种子，突然消失，回归大地，告别这个世界。你是一粒种子，从不畏惧死亡，在探索发现当中，总有人能够延续你的生命。”在钟扬老师去世后，复旦大学郑召利教授写下一首短诗。即使距离那一天已经两个多月，许多人想起他，还是会想哭，想哭。

艰苦援藏、不畏艰险，教书育人、无私播种，一生追梦、不曾停息。一起共事的老师感叹，钟扬在世的时候，知道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他做了那么多事情；知道他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他去世之后，促使大家常常反省，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力量，感染着我们，也感染着社会上的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与科研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钟扬生前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他是扎根中国大地成长起来的一名科学家和人民教师，是践行“四有”好老师要求的楷模，是新时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优秀代表。

今年9月25日清晨5点多，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钟扬53岁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

“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多少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钟扬生前曾这样说。于是，他的人生故事里，有16年间在西藏行路50万公里的足迹，有最高攀登6000多米雪原采集的4000万颗种子，有为西藏高等教育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作为一名植物学家，钟扬深知，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他将种质资源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之一，毕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青藏高原拥有国家最大的生物“基因库”，有1000多种特有种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甚少涉足，这个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也因此从来没有被盘点过。如何把这个最大的生物“基因库”真正建立起来，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丰富“基因”宝藏，成为钟扬

生的执着。

记录钟扬西藏采种子的纪录片《播种未来》在他逝世后第二天单日点击量超过了1200万次，在纪录片片尾，背着双肩包、面容黝黑的钟扬回头憨厚微笑，这个画面已定格在了无数人的脑海中。“我是钟扬，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这句平凡而厚重的话，就是他16载援藏时光的注脚。

从2001年起，钟扬坚持10年自主进藏开展科研，此后更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等第三批援藏干部。刚到西藏时，钟扬发现，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是“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更关键的是，老师们也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为西藏大学改变什么，毕竟来的教授一拨又一拨，合作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没有帮助他们实现什么科研突破，他们没想到，钟扬却坚守了下来。

其间，他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他和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他们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他带领学生花了整整3年时间，不顾重重险境，终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还通过研究，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从根本上为珍稀巨柏筑起了保护屏障……



钟扬生前在奔赴西藏阿里途中。

与西藏

“他的努力和付出，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海拔越高、越艰难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越顽强。”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下生长，但更有韧性。他的学生拉琼回忆过这样一段经历：“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准备继续向上攀登，钟老师出现了严重高原反应，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大家建议他待在帐篷里等，他却说‘你们能上我也能上，你们能爬我也能爬’！”那一次，他们最终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分布海拔最高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学生扎西次仁回忆道：“钟老师当时到了藏大，什么都没说，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从不抱怨。每天清晨出门，为了把包里的空间尽量省下来装采样，他就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天天如此。”

2002年，钟扬和同事琼次仁一起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果失败了。他安慰琼次仁：“万事

开头难，我们明年再来！”在他鼓励下，两人一起总结教训，继续进行高密度的野外考察，高原反应严重时，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研究报告。2003年，申报终于成功了，消息传来，整个西藏大学沸腾了！这是西藏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大师生的信心。2005年，琼次仁不幸查出癌症，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钟老师，我还没有和您合作够啊！”“我走时，您来抬我。”这是一个藏族同胞对于朋友最深的信任。

今年9月21日，是钟扬在复旦研究生院里的最后一天，那天他和同事们开会，要讲一件他很开心的事情。“教育部的双一流名单正式公布了，里面有西藏大学的生态学。这个学科是他作了很大贡献才获得批准的。可以说，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这个学科，不可能列入双一流。”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副院长楚永全说道。

正是钟扬的努力和付出，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

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早在2015年时，钟扬曾突发脑溢血，已经死里逃生了一回。苏醒后，他第一时间口述让人写下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他说，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更加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将矢志不渝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钟扬老师生前很喜欢喝酒，那件事后，他把酒戒了，但怎么也戒不掉要去西藏。西藏的同事明显也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他的学生去机场接他的时候，说他上车都很费劲。但是，他自己还是很乐观，他说“我很好”。

钟扬曾说：“高原反应的危害要5到10年后才显现，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如今，一场车祸残忍地夺走了他所有的时间。